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92
31 October 1978

CHINESE

第二〇九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二上午十一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 席</u> ：	勒普雷特先生	(法国)
<u>成员国</u> ：	玻利维亚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加蓬	恩东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韦希马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科威特	比谢拉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尼日利亚	布兰克森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皮特里先生
	委内瑞拉	洛佩斯女士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上午十一时三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 (a) 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局势的第435(1978)号决议第7段提出的报告(S/12903)
- (b)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906)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国，我收到了布隆迪、埃及和加纳三国代表的来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按照惯例，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就建议依照宪章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西姆巴纳尼亚先生（布隆迪）、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和博登先生（加纳）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并要告诉安全理事会各成员，我收到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一九七八年十月三十日的来信，内容如下：

“安全理事会正在审议纳米比亚问题。

“我要向你表示，纳米比亚理事会希望参加这项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为此，纳米比亚理事会将派一个代表团出席，由我以本理事会主席的资格担任团长，并包括本理事会三名副主席：

贾帕尔先生阁下(印度)
奎瓦斯·埃西诺先生阁下(墨西哥)
布瓦耶德-阿加先生(阿尔及利亚)。”

这封信是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格温多林·科尼署名。

以前安全理事会曾邀请联合国其他机构的代表参加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按照过去在这方面的惯例，我建议安理会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该理事会的代表团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科尼女士，及该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想告诉安全理事会各成员，我收到加蓬、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三国代表一九七八年十月三十一日的来信如下：

“我们在下面签名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国荣幸地请求安全理事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在安理会审议纳米比亚局势问题时，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发出邀请。”

这封信将作为安全理事会S/12909号文件分发。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依照这项要求，根据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常驻观察员古里拉布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今天的会议是根据非洲国家集团在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在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906)中提出的要求召开。

(主席)

安理会各成员收到 S/12903 号文件，其中载有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局势的第 435 (1978) 号决议第 7 段的规定提出的报告。

安理会各成员还收到下列文件：S/12900 号文件，其中载有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南非常驻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S/12902 号文件，其中载有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兰普尔先生 (毛里求斯)：主席先生，为了节省时间，我想直接以书面向你和前任主席表示赞扬。希望你原谅我没有遵循安全理事会的传统。也希望你能原谅我用英文同你讲话。

今日我们面对的严重局势比我们之中许多人所预期的要严重得多，因为我们正看到南部非洲长期战争的开始。大家必须明白，非洲国家正被迫作战；非洲区域的少数政权不肯妥协并发动侵略，使我们被迫作战。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战争之所以发生，一半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了解、没有清楚地看到在整个南部非洲逐渐出现的对和平和安全的威胁。我们不明白，安理会也不明白，南非和史密斯政权决心要维持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的原状，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我们当时以为还有时间谈判和平解决南部非洲问题的办法，以为这些政权实际上会将权力交给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人民。今日看来，这种希望是近乎幻想。

南非对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态度尤其明显。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西方五国外长最近到比勒陀利亚去，结果订出一个妥协办法；明年春天纳米比亚就可以在联合国的监督和监察下，进行选举。但是，他们也承认不会采取措施，阻止南非提早在今年十二月份就在纳米比亚举行它自己所谓的选举。据南非政府和安全理事会的五个西方成员国最近的联合声明说，这次选举是“选举领导人的一个内部过程”。换句话说，南非计划将权力交到它在纳米比亚的走狗和亲信手中。它正在当地搞

(毛里求斯)

内部解决，这不但藐视联合国、藐视世界舆论，而且事实上可以说是藐视文明社会的舆论。它正宣布决意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继续在那里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继续管理这个领土，继续对纳米比亚人民进行残酷的战争，继续设法消灭当地人民的真正代表，西南非民组。

南非政府还要求我们把它在这些情况下举行的所谓的选举当作有意义的，当作“选举领导人的一个内部过程”。但是选的是什么东西的领导人呢？

它还告诉我们说，下一步南非或许能够说服纳米比亚的新领导人，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再举行选举。它根本不想提出可信的理由，使人相信它会这样做。它只提到这件事，显然希望有人会说服安全理事会去抓住任何微小渺茫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又怎能说比勒陀利亚的会议达成了一项妥协呢？唯一的妥协似乎是在联合国原则上的妥协，是在联合国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历史义务上的妥协。

新闻界中至少有某些人士对比勒陀利亚的会议表示怀疑。十月十九日《卫报》的大标题说：“西方使节结束纳米比亚问题的会谈，毫无收获。”比起我们听到的许多报导，这显然是更正确的描述。

至于南非为什么采取这个立场，我们应该没有丝毫的疑问。长久以来，南非显然相信它可以实际诱使外国人支持它进行骗人的选举，扶植它的傀儡上台，借此维持它对纳米比亚的控制。南非一直害怕进行自由的选举，也害怕联合国会阻止欺诈的行为。今年九月九日，《边区每日邮报》引述联邦进步党外交事务发言人说，政府威胁要退出西方国家关于南非的计划，其真正原因是害怕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选举中得胜。只不过数日以前，伦敦的《观察家报》引述英国在比勒陀利亚的一个官员的话：“我不相信南非想签订一项协定让西南非民组在选举中得到公平的机会。”还有比这个更明显的吗？南非不愿举行它所不能控制的选举。

因此，我们今日面对的直接问题是南非违抗安全理事会有关纳米比亚的决议。关于这一点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疑惑。有了“内部解决”以后，纳米比亚就不可能

(毛里求斯)

在联合国监督和监察下进行选举。“内部解决”——这是我对它的称呼——的目的是树立一个行政机构，而这个机构会允许南非继续占领。“内部解决”办法是要炮制一个由南非扶植的临时行政机构，这个机构一定会反对举行任何新的选举，尤其是在联合国监督和监察下进行的选举。

举行一次自由选举，就是南非权力的终止。如果以为南非通过一党“选举”扶植新“领导人物”上台以后，一定会举行新的选举，并邀请联合国派员到纳米比亚监督，简直是在做梦。如果建议在座的人认真考虑这个可能性，就是荒谬无比。

我们现在要面对的问题是，安理会应该怎样处理这个局势。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对南非采取行动，而且必须尽快这样做。但是在确实决定要做些什么以前，我们必须从较广泛的角度，即是从南部非洲不断扩大的战争的角度，来审议目前的局势。我们必须知道目前事态的背景，并了解到，目前问题如此严重，一部分是因为我们以前未能对南非问题坚持立场。

说老实话，我们耐心谈判，我们对表面的小错容忍，就鼓励南非越来越放肆，越嚣张，甚至要我们也认为，有了南非的荒谬可笑的“内部解决”计划，仍旧可以实行一九七六年一月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规定的解决办法。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把同南非不断进行的谈判孤立起来看待，也就是说，没有以南部非洲地区日益激烈的冲突为背景，来研讨谈判结果对南非的重要程度，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事实上，南非感到越来越大的威胁，在这个情况下，才对纳米比亚问题作出了选择。过去两年来，整个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都已加强。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本国的人民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以英勇的行动进行斗争，以求消除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他们得到多次的成功。南非不得不增援它在纳米比亚的军队和警察。在津巴布韦的史密斯政权被目前控制着津巴布韦广大农村地区的爱国阵线的部队逼得走投无路。南非不得不协助史密斯政权支持到如今。它把军火运给史

(毛里求斯)

密斯，其中一些最近被用来对赞比亚发动袭击；根据各项报告，它又再次派了几营军队，去帮助津巴布韦的种族主义殖民军队。同时，南非发觉它在世界社会里越来越孤立。它不能阻止南非解放力量日益扩展的政治斗争，迫不得已大规模地进行野蛮的镇压。

由于这种情况，南非拒绝秘书长关于纳米比亚在联合国监督和监察下举行选举的计划。南非眼看种族隔离制度遭受四方八面越来越强烈的反抗，对它邻接的任何领土，只要还有丝毫希望保住，就不敢放弃。我们认为，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打算，是以战略方面的考虑为决定性因素。

此外，应该注意到，南非知道它的情况越来越困难。鉴于这一点，并鉴于战略因素对南非有决定一切的重要性，我们早就应当知道，在过去三年内任何时间，它绝不可能认真地考虑过要放弃它对纳米比亚的控制。简而言之，我是说，南非只是在用缓兵之计，它从来没有意思要接受第385(1976)号决议的规定。

那么，南非在过去十八个月内表示愿意就纳米比亚问题进行谈判，又是什么意思呢？南非显然希望有人会找出方法，来做不可能的事情，解决不能解决的事情。它一直希望能够继续控制纳米比亚，同时又使人产生错觉，误认为是国际接受的解决办法。它从未想到要让纳米比亚真正独立。根据那些将军的看法，在这个风暴酝酿的时候，这对它的安全是太危险了。但是，它深深感到需要平息国际舆论。比勒陀利亚知道，如果它在纳米比亚问题上藐视联合国，就会发生严重的后果。

南非因此选择狡猾的途径。它企图促进一个似乎符合第385(1976)号决议规定的解决办法，但实际上却能保证它在一段短暂的过渡时期后很可能维持对纳米比亚的控制。

我们必须指出，南非得到很大的援助，来努力维持它对纳米比亚的控制，并利用联合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提供这项援助就是西方五国，它们的代表宣称本月初在比勒陀利亚达成了一项“妥协办法”，就是因为安全理事会五个西方成员国的计划，即所谓西方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建议，才可能在联合国举办之下在纳米比亚

(毛里求斯)

举行一个骗人的选举。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因为在模棱两可的措辞里隐藏着这种可能性，才吸引南非接受这些建议。去年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讨论纳米比亚问题时，我就亲自警告大家提防南非策略的危险。

记得第385(1976)号决议要求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控制。要做到这点，必须先撤退南非的军队和警察，撤消南非的行政机构。联合国将设立一个过渡时期的行政机构，并派国际军队留驻予以支持。联合国在纳米比亚布置停当后，立即举行自由的选举。预期这些选举是自由的选举，是真正的民意测验，因为选举将在联合国的监督和监察下举行。凡是投票赞成一致通过的第385(1976)号决议的国家都知道，如果南非在过渡期间能够在该领土内运用任何影响力，选举就不会是自由的。

在这个背景下，西方关于纳米比亚的建议有几分出人意料之外。它们的确建议联合国派员进驻纳米比亚，的确也要求进行选举。但是却要在南非从纳米比亚完全撤退以前就举行选举，而且根本不指望南非会撤退其行政机构。举例说，南非的警察将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此外，在选举前的大部分期间将有大量的南非军队驻扎。并且将有少数军队留在境内。

这些建议使我们之中许多国家进退两难。显然，能进一步在纳米比亚建立联合国的有效机构，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些建议显然不符合第385(1976)号决议的规定，在精神和文字上都不符合这项决议。南非的继续控制，加上联合国机构的薄弱，足以破坏我们为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真正独立的努力。

我觉得必须指出，我们之中有一些人在那个时候曾经针对这些事情提出问题，但从来没有得到确实的回答。事实上，我们因为提出问题而受到谴责，现在这些问题都是非洲普遍的讨论的问题。回想起来，我感到特别不满的就是这种规避的态度。如果当初能够公开讨论西方建议的缺点，我们就不会陷入今日的困难处境。

但是，同时有许多非洲代表团虽然带着惶恐的心情，却同意了这些建议，以便安全理事会据此决定派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到纳米比亚去。秘书长的特别代表

(毛里求斯)

于八月初前往纳米比亚进行实况调查的工作，他于八月底以前回来提出报告。他在旅途中和旅途之后，进行了密切的磋商，在磋商期间，许多非洲代表团要求保证阻止南非对选举过程发挥控制的作用。

结果，八月底印发的秘书长报告反映了一般的意见，认为需要采取预防措施。西方的建议被加强了。秘书长坚持需要适当的月数，来筹备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的选举。他指出必须派到纳米比亚去的军队是7500名，而不是5000名，作为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军事人员，其中当然包括后勤支援人员。他指出同时必须派遣联合国警察。

秘书长的报告使南非大为惊恐，南非现任总理博塔先生九月初于自由国家民族党大会讲话时，表示联合国的计划是马克思主义者要在奥兰治河沿岸设立一个不友好国家的阴谋的一部分。我引述他说的话：“如果我们注视联合国的古怪行为，我们就不会作出任何其他结论。”

南非对这个报告的确大声提出了许多指责。但是，真正的问题显然是这个报告防范于未然，使它不能轻易操纵选举过程，也不能叫联合国贸然承认“作弊”选举的结果。如果联合国的机构真象报告中所说那么坚强有力，南非就毫无机会完成其计划。至少，南非政府是这样想，它因为不能完全控制选举，就恐惧西南非民组会在选举中得胜，成立一个真正独立的纳米比亚政府。因此，对于比勒陀利亚来说，有强大的联合国机构，就意味着它会失去对纳米比亚的控制。

毫无疑问，种族隔离主义政权是因为失去控制的危险增加，才公然改变政策，拒绝同联合国合作，并决定从事“内部解决”。

我们现在又回到一九七六年七月安理会要求南非提出撤退的地步。我们可能比以前聪明了一点；纳米比亚人民却多受约三年的殖民地统治，南非也比以前强大得多。

还有人现在建议，我们应继续执行西方的建议和秘书长的报告。他们问：

(毛里求斯)

“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我认为，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并不表示可悲的不应该有的困惑，而是要求澄清问题。

当南非拒绝关于在联合国监督和监察下举行选举的建议时，安理会的五个西方国家代表表示他们将前往比勒陀利亚，设法使南非政府改变主意。他们彻底地失败了。不论说了些什么话，不论描述得多好，毫无疑问，南非已决意从事“内部解决”；它为了长久维持在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而作了这样的决定。西方国家的代表未能说服对方。

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些代表现在却说感到迷惑，没有其他办法。他们不知所措的态度似乎还隐藏着一些更严重的事情。众所周知，西方国家一直在设法为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安排他们所谓的“和平解决办法”。大家也知道他们战略的一部分是要“稳定”这个地区，也许保证某种形式的多数统治，不过这是“经济上稳定的”多数统治。这些国家事实上因为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加强而感到有点迫不及待。它们觉得受到斗争的威胁。

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戴维·欧文博士在九月二十一日的演讲中说：

“如果和平谈判的机会没有了，我国以及西方各国都将在非洲面对空前严重的危机。”

这是一句极为重要和富有启示性的话。最近在十月二日《华盛顿邮报》上有一篇分析文章，对南部非洲的事态发展也作了相同的评论。文章里面描述卡特政府——我在这里用的是一般用语，对卡特总统并没有不敬的意思——“为南部非洲小心拟订的政策已濒临灾难的边缘。”

这个“灾难”的性质是什么？为什么欧文博士预料到“在非洲空前严重的危机”？这位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从许多地方和许多文件中找到答案。只要引述一段话就可以指出问题所在。十月二日《华盛顿邮报》的分析文章中指出：

(毛里求斯)

“在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两地，卡特政府可能很快地就需要选择到底站在‘白人’一边，还是站在‘黑人’一边——或是干脆坐在旁边看人斗争，这样就会因为袖手旁观让苏联捡个便宜。”

我们暂且不谈这篇分析文章的宣传性质，尤其是关于让苏联捡个便宜的看法是极不相干的曲解。我们都知道华盛顿邮报一语道破问题的关键。南部非洲的局势成为西方“空前的严重危机”，因为一方面西方在“稳定”的南部非洲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对人权和民主的尊重，在这两者之间再也不能不作一选择。

将近二十年来，西方国家始终避免作出选择。现在已不能再拖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威胁着说，为了维持种族隔离制度和殖民主义，必要时不惜将整个非洲卷入战斗。无疑地，它能够使战争蔓延到整个中非，甚至东非，我们必须采取对策。西方国家把目前的局势描述为“灾难”、“严重的危机”，即表示它们很难想到它们应做的事情，就是支持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关于种族隔离、关于殖民主义的决议。

归根结底，这是不是说他们宁可支持种族隔离。是不是说，因为南非拒绝从纳米比亚撤退，它们就不再支持联合国对付南非的行动呢？它们是否忘记它们曾经投票赞成第385(1976)号决议呢？它们是否忘记它们提出关于纳米比亚的计划，作为保证纳米比亚独立的方法，而南非已拒绝这个计划呢？

现在已经刻不容缓，应对南非采取行动。我们已经等得够久了。我们听从西方国家的要求，对南非一直容忍，但我们的容忍，并未能帮助解决任何问题。所承诺的解决办法并没有实现，都消失了。我们可以确定，我们对南非的姑息只会鼓励它加强其军事力量，变得更放肆。我们一再拖延，使局势变得更坏。我们等了这么久，才对南非采取行动，从此以后的斗争必定更加艰难，付出的代价也大得多。

“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问题本身曲解了现在的局势。

(毛里求斯)

不论我们各自的想法是什么，不论我们面对的局势和决定看来如何困难，有某些不可改变的事实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

第一点是南非受到各方面越来越大压力，但现在不会放弃它对纳米比亚的控制。它既不会实行改革，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也不会停止对史密斯政权的支持。南非和这个非法政权决心要在南部非洲维持种族隔离制度和殖民主义。他们不惜牺牲人命来证明他们的决心。

因此，“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这个问题是在南非已表示它将使用武力保证其解决办法的情况下提出的。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南非不但有力量而且还有外来的援助，能够有效地使用武力。今天提出问题的人忽略到在南部非洲造成对抗局势的，就是南非。

第二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在今日的讨论中，我们必须考虑到，南非不可能站着不动来执行武力镇压的政策。它也不预备这样做。为了保护非洲白人至上的核心地区，南非白人政府决定了一个侵略性的以攻为守的战略。我们已经看到南非和罗得西亚殖民者军国主义的侵略部队把战争带到安哥拉、莫桑比克、赞比亚和博茨瓦纳。我们将来要看到的这种情形还多得很呢，这是毫无疑问的。南非将不停地努力消灭南部非洲的解放力量。象卡辛加、尼亚佐尼阿斯、姆库希等事件还会再三发生。

西方军事观察家说，对赞比亚发动的袭击意味着“南部非洲长期战争的开始”。南部非洲长期战争的开始也就是说战争一定会扩展到非洲的其他地方，没有人能逃避南非种族主义者的劫掠。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还能说，联合国努力孤立和削弱南非，会带来灾难吗？还是因为容忍南非的侵略的政策，才造成灾难？

我们在非洲大部分地区正濒临全面战争。如果某些国家受到迷惑，容许南非违抗联合国和安理会，战争就会爆发。我们只有采取行动对付那个严重地威胁到南部非洲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政权，才能避免这个危险。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我们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在历史上就要背着无知、懦弱和背叛的罪过。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代表是布隆迪代表，他想以非洲集团十月份主席的身分发言。我请他在安理本议席就座发言。

西姆巴纳尼耶先生（布隆迪）：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以非洲国家集团十月份主席的身分，表示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这个崇高的理事会主席，也允许我赞扬你在本月份已完成的卓越工作。

我也要利用这个特别的机会，代表出席联合国的非洲国家集团，对上月份安理会主席捷克斯洛伐克常驻联合国代表胡林斯基先生，表示我真诚的谢意，感谢他能干而成功地领导了安理会的工作。

非洲国家认为，刚才开始的辩论是重要的。主席先生，由象你这样的人来主持会议，是多么凑巧。你道德高尚，才智出众，而且精通外交手腕，因此我们相信你一定会成功地领导这场重要的辩论。因为有特别的原因使你热爱非洲，你一定了解那个美丽富饶的大陆上若干国家人民的痛苦，他们正遭受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权的疯狂掠夺，甚至于他们的生存也受到不可忍受的、不合时代的统治制度的威胁。

贵国人民曾经积极响应现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戴高乐将军从伦敦和北非发出的号召，拿起武器来同希特勒的政权展开武装斗争，我们确信你也会积极响应六十多年以来饱受象纳粹政权一样的野蛮血腥镇压的纳米比亚人民求救的呼声。

贵国和政治思想和社会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如美国、苏联、中国和从不结盟国家，保持了坚定而广泛的合作关系。你是贵国杰出的代表，一定了解非洲国家的政策和非洲人民的意愿是合情合理的，就是要同东、南、西、北四方的国家保持合作和团结的关系。

这就表明非洲各国人民和政府，在处理自身事务时，有权自由选择要走的道路，不管博塔先生多么不高兴，因为他企图把他那套使人类蒙羞的政治制度强加在非洲人民头上。

(布隆迪)

我曾以非洲国家集团十月份主席的身分，写信给安全理事会主席，其内容如下：

“我谨代表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请你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以审议南非违抗安全理事会第 435(1978)号决议的问题。”(S/12906)

首先我要指出，为了节省时间，为求清楚有效，出席联合国的非洲国家集团指出安全理事会第 435(1978)号决议的各项规定，说明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如何违抗联合国，继续拒绝执行联合国许许多多的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最近就纳米比亚问题通过的决议。

非洲国家这么做，并不是想放弃他们的权利，不提醒安理会注意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其他方面公然违抗安理会的决议、特别是第 385(1976)号决议和第 431(1978)决议的情形；这些情形已列入第 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部分。因此，联合国的非洲会员国要求讨论的是属于比较一般性的问题，就是南非继续拒绝遵守大会、国际法院及安理会的决议和决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 435(1978)号、431(1978)号和第 385(1976)号决议。

假如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当初服从关于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委任统治的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第 2145(XXI)号决议，那么，第 435(1978)号决议就不会出现在安理会的文件里，因此，也不会变成这场辩论的主题。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认为南非有义务把它的行政机构撤离该领土；假如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尊重这项意见，它对纳米比亚人民实施的大规模镇压早就会停止了。

自从一九六八年以来，安全理事会已经针对纳米比亚问题通过十五个决议，但是南非以不正当的轻蔑态度，对待安理会和联合国其它主要机构直接针对这个问题作出的决定，因此，这些决议从来没有实行。安理会为了引导纳米比亚经由民主方式获得独立，通过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决议，就是第 385(1976)号决议。在这项决议里，安理会谴责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谴责染着种族歧视色彩的压制性法

(布隆迪)

律和作法，谴责南非加强在纳米比亚的军事设施，以及利用那个领土作为基地，向邻国发动攻击。 这项决议特别规定纳米比亚在联合国监察和监督下，进行自由公平的选举，使它获得真正的独立。

在等待把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的时候，南非要遵守《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释放所有的纳米比亚政治犯，向所有因政治原因而流亡在外的纳米比亚人无条件地提供一切便利，使他们返回本国，不受逮捕、拘禁、恫吓和坐牢的威胁。

南非政权公然违抗安理会的决议，采取了以下措施：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委派一名纳米比亚行政总长；加强迫害一般纳米比亚人民和西南非民组的领袖、成员和同情者的工具；组织所谓的内部选举。

在军事方面，南非的不妥协态度超越了一切限度。 的确，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违抗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建立了一支装备精良，有六万人的部队。 更糟的是，它的策略是要获得核武器。 有关它侵略邻近的独立国家的行动，安理会文件室有着充分的资料。 的确，安理会通过了许多决议，谴责南非武装侵略各邻国，特别是安哥拉、赞比亚和博茨瓦纳。

安理会就是认识到这个令人悲痛的事实，而通过第 418(1977)号决议。 这个历史性的决定认识到南非在扩大军事力量，对邻近各国不断进行侵略，严重地威胁到这些国家的安全。 此外，这项决议还谴责南非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对国际和平和安全充满了危险。

安理会根据本身一贯的立场，并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便局部地应付这个严重的局势。 我特别指对来往南非的武器实施强制性禁运，并决定不同南非合作制造核武器。 遗憾的是，这些措施的影响范围是有限的，甚至只是象征性的，因为在安理会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它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

不过，安理会本来可以把这些措施推广到其他领域。 按照第 385(1976)号

(布隆迪)

决议最后一段，安理会各成员就可以决定实施必要的制裁。安理会凭着平素的常识，在这一段里决定继续处理这个问题，并在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以前召开会议，以便审议南非遵守第385(1976)号决议各项规定的情形，如果没有遵守，就考虑依照《联合国宪章》采取适当措施。

我的话已经清楚地证明，大家一定会注意到南非政府并未遵守第385(1976)号决议的任何一项规定。因此，从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起，就应当适用《宪章》第七章的规定来对付南非。

但是，那个政权包藏着毁灭联合国的祸根，自从安全理事会对它表现出宽恕——甚至宽宏大量的态度，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加拿大外交部长于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代表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合王国、美国和加拿大在大会所作的发言，毫无疑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一九七七年春，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所谓《图尔恩哈勒宪法》的颁行迫在眉睫。预定在一九七七年六月间通过的行宪法律，将会导致单方面地成立一个以种族集团为基础，而排斥任何政党，最重要的是排斥该领土的一个主要政治运动西南非民组参加的政府。这种行动显然并不会导致一个能为国际接受的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办法，而且由于它以种族为基础使纳米比亚人民自陷于分裂，以及它漠视该地人民渴望真正独立和统一的意愿，将会导致更多的暴力行动。……面对着这种暗淡的前景，我们五国决定作出一致的努力，探究利用我们同南非之间的现有关系，是否可能找出执行获得一致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的切实方法。”(A/S-9/PV.3, 英文本第39至40页, 41页)

一九七七年四月七日安全理事会五个西方成员国政府遵照第385(1976)号决议，向沃斯特先生递送一份备忘录，说明纳米比亚问题需要解决。

经过多番周折之后，南非政府终于同意不举行图尔恩哈勒会议。下面我再擅自引述加拿大外交部长的一段话中，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这个协议得来不易：

(布隆迪)

“为此目的，一个由我们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包括我们在纽约代表团的高级代表组成的接触小组便在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期间前往南非讨论同纳米比亚问题相关的大部分问题以及第385号决议所载列的要点。在那些讨论结束时出现了一项重大的发展，南非表示愿意放弃通过提议的立法来颁行图尔恩哈勒宪法，而在纳米比亚设立一个中央行政机构来取代，并举行全领土选举，由联合国直接参与，产生立宪会议，会议的工作是制定纳米比亚的宪法。”(A/S-9/PV.3, 英文本第42页)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和南非进行的十八个月密切协商终了时，安全理事会五个西方国家成员国对双方达成的协议表示欢迎。接着，他们正式提出了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建议，这项建议载于一九七八年四月十日S/12636号文件。

安全理事会以此为基础，通过了第431(1978)号决议，借此核准这个解决计划。

秘书长根据这项决议的规定，编制了一份报告，并于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在S/12827号文件内向安理会各成员国提出这项报告。

这个计划的执行步骤如下：

“(a) 当事各方订止一切敌对行动，并撤出、限制或遣散各种军队；

(b) 通过自由公平的选举组成制宪大会，其先决条件包括：废除歧视性或限制性的法律、规章或行政措施，释放政治犯和被拘留人士，准许被放逐人士自愿回国，由联合国建立有效的监察制度，并设定适当的期间，进行竞选；

(c) 由制宪大会制订并通过纳米比亚宪法；

(d) 宪法生效，纳米比亚随即实现独立。”

关于报告的其它各点，不妨参看秘书长关于如何执行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建议(S/12636)的报告(S/12827)，以及他的解释性说明(S/12869)。这个报告和秘书长的解释性说明已由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九日通过的第435

(布隆迪)

(1978)号决议内予以核准。

西南非民组正式表示接受这个决议和决议所涉的事务。西南非民组本着合作的精神，提议同南非达成停火协议，创造安全条件，以便在联合国监督和监察下举行选举。这是解放运动值得赞扬之处。这项协议是打算提交联合国秘书长的。有人认为，以这个态度来答复博塔先生于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安理会说的俏皮话，最为适当，当时他对西南非民组的斗士和同情者说：

“……如果象你们所说，你们得到西南非洲大多数人的支持，那么就参加选举，来证明你们的话是对的；丢弃子弹，接受投票的结果。”（S/PV.2082，英文本，第107页）

我想知道博塔先生现在是否还敢在安理会说同样的话。

现在的问题是南非是否按照博塔先生自己在七月二十七日安全理事会上讲的话，准备执行安全理事会五个西方成员国的建议于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制订的最后定稿。他在那天说：

“早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南非就接受了这项建议的最后定稿……”。
（S/PV.2082，第111页）

顺便提一句，这个建议的最后定稿面没有一处提到内部选举的原则。

我们认为，在那个阶段，南非政府和安全理事会五个西方成员国的部长们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发表联合声明，提出了一个新的要点，即内部选举。这是倒退一步，因为根据加拿大外交部长说，这个问题已于四月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在比勒陀利亚举行的谈判过程中解决了。

不过，在匆促下结论以前，让我们设法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南非是否拒绝接受第435(1978)号和431(1978)号决议。

我建议分两个阶段来分析这个问题——一个阶段是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以前，另一个阶段是在这一天以后。

(布隆迪)

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以前，还没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到十八日举行比勒陀利亚会议的时候，人人异口同声谴责南非不肯妥协，起草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建议的人声称要对南非政府采取强制性措施。

我要引述一些西方国家外交首长针对这个问题所说的话。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加拿大外交部长在安理会谈到南非打算组织单方面选举，宣称：

“南非还表示要单方在纳米比亚举办选举，说是为了确定当地居民的意见。…采取这条行动路线是极为短视的，而且如此不顾国际社会的意见，会有十分严重的后果。”(S/PV.2087, 第20页)

外交部长呼吁南非和纳米比亚人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接着又说：

“若是抛弃长期谈判取得的积极成果，盲目走进另一个对抗的时期，那就再荒唐不过了。”(同上)

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在回忆到秘书长派调查团访问，带来了希望，但指出这些希望幻灭了，因为：

“…南非政府却自己决定在纳米比亚进行选举。当初南非政府表示愿意同国际社会合作，以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为基础，促成纳米比亚的独立；后来这项决议，真是出尔反尔。”(S/PV.2087, 第15页)

不过依我看来，联合王国外交大臣在安理会的发言是最重要的发言，他说：

“过去十八个月里，也许有些人在谈判时以为我们永远不能达成协议，以为西方五国和非洲国家永远不能说服西南非民组放弃武装斗争而把问题交给纳米比亚的选民来决定。西南非民组接受了这个办法，值得赞扬。南非有些人可能口头表示支持公正自由选举和独立的原则，以为谈判会破裂，他们也就永远不需要实现自己的诺言。”(同上, 第19页)

联合王国外交大臣针对南非政府说：

(布隆迪)

“我们不是出口威胁，但如果眼前没有解决的办法，安全理事会又得再度开会，局势就会十分严重。”(同上)

这些发言清楚地证明南非政府，在执行安全理事会五个西方成员国的计划方面，并未实现它所许下的诺言。

在这种情况下，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一线希望也幻灭了。

外交界里都充满了疑惑。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做些什么：决定采取必要的制裁呢？还是回到难走的协商的路呢？

他们选择了第二条路。五个西方国家的外交部长在比勒陀利亚开会研究南非政府的真正意图。他们从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到十八日和南非种族主义政府的首脑进行了会谈。安理会所有成员国都知道会谈的结果。

直到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为止，国际社会还抱着设法打破僵局的希望。因此，当我们看到南非政府和安理会五个西方成员国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发表的联合声明时，感到多么震惊。《声明》的第4段内容如下：

“南非政府声称必须把计划在十二月间进行的选举视为选举领导人的一个内部过程。”(S/12902, 附件一)

这一段还进一步说：

“南非政府此后将竭尽全力劝促这些领导人认真考虑通过特别代表和行政长官的斡旋争取国际承认的途径和方法。

“在达成这个目的上，特别代表将同行政长官就秘书长报告的所有方面(包括确定另一次选举日期)进行协商。”(同上)

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声明包括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几个月来一直是个绊脚石，幸而已经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其它的一切都以此为基础。筹办目前所谓的内部选

(布隆迪)

举，就是违抗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431(1978)和435(1978)号决议。这项声明第4段的起草人所采用的措辞只不过是图尔恩哈勒会议各项目标的一种变相。南非种族主义政府不是首先通过一个宪法，再成立政府，最后举行没有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参加的选举，而是从另一端开始，首先举行内部选举。至于下一个阶段，联合声明第4段已经说得很明白。就是由新当选的领导人出面进行协商，以求获得国际上的承认。起草声明的人竟然大胆地说，那些领导人应认真考虑通过特别代表和行政长官的斡旋争取国际承认的途径和方法。

纵非研究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冷嘲热讽态度的专家，也可以断定要争取国际承认，必须事先成立一个政府。不然，这种承认有什么意义呢：承认他们是代表吗？承认他们是人民选出来吗？这是毫无意义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特别代表要和行政长官商讨秘书长的报告的各方面细节，包括第4段所说的确定进一步选举的日期。这一段，对未曾参加协商的人而言，是声明里最含混不清的一段。

无论如何，南非政府是打算在筹办所谓的选举的这个关键时刻，尽量利用秘书长特别代表露面。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派遣秘书长特别代表，甚至联合国官员到当地去，是不适当的，对联合国是有害的。据说特别代表的任务在那篇声明第3段规定得很清楚：即同南非行政长官作出安排，以便按照建议，在联合国监督进行选举，并指定选举日期。

据说等到这次臭名昭著的内部选举搞完以后，再派阿提萨里先生去，并非上策，因为南非可能把这项迟延解释为我们拒绝创造必要条件，以加速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据我们看，南非坚决要求阿蒂沙阿里先生在这个时候去，目的只是要别人赞成那种选举。南非政府热烈希望在选举筹办工作的最后阶段到那里去，这样他就可以替那一场假选举作见证人。

(布隆迪)

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说，安全理事会规定的一个条件已经实现：即由联合国监察，甚至监督选举。 在不容民主存在的一种政治制度下，这些话具有特别的意义。

安全理事会五个西方成员国的计划所要求而南非政府反对的另一个条件，是让西南非民组参加。 南非种族主义政府首脑博塔先生向西方五国外交部长致欢迎词时，就清楚表露出这个态度。 当时他针对国际承认的解决办法一事所说的话，大致如下：“我们非常了解这种解决办法所带来的好处，但是，各位先生，假如有了国际接受的解决办法，却危害到内部的稳定，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种言论无异于对非洲国家和所有爱好和平自由的人民宣战，使我们领悟到南非种族主义政府的真正意图。

内部选举产生出来的领导人组成傀儡政府之后，下一步就是要求国际社会承认。我们认为，不管本组织的成员国或非成员国采取什么立场，预定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单方面宣布独立的计划，一定是在南非种族主义政府的压力或苛刻条件下实行。

在这种情形下，我想问一问安全理事会西方成员国的代表们：你们要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那个进程呢？ 如果是当选的纳米比亚人士作出的决定，你们还会对南非实施制裁吗？

我要引述博塔先生于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安理会所说的一段话，来说明我的看法：

“差不多两年前，纳米比亚的领导人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已经准备独立，希望在一九七八年底实现。 这是我们不能拒绝的事；这是我们不能再推迟下去的事；我们无权违抗人民的意志。” (S/PV.2082, 英文本第108页)

假如南非政府顺从未经选举的领导人的意思，就更应该赞成那些民选代表的决定。 假如代表们有机会参考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 S/12900 号文件里南非政府

(布隆迪)

的两个声明，他们一定会和我一样认为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特别的情势。因为有了那项联合声明，第435(1978)号决议已经变得软弱无力。的确，因为筹办所谓的内部选举，除非安理会采取适当的紧急措施，否则第435(1978)号决议就很可能和以前的决议遭迁同样的命运。

南非政府再度违抗安理会，故意拒绝执行第435(1978)、431(1978)和385(1976)号决议。在这种情形下，非洲集团要求安理会依照《联合国宪章》采取适当措施，阻止内部选举的进程，因为这个进程和安理会就纳米比亚问题通过的决议背道而驰。安理会也有力量执行第385(1976)、431(1978)和435(1978)号决议。

大会第2145(XXI)号决议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终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南非对纳米比亚人民和邻近各独立国的侵略行为严重地威胁到那个区域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为了迫使南非执行大会第2145(XXI)号决议，为了保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非洲集团认为现在是安理会采取《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范围内的适当措施的时候了。

我们不能容许南非政府违抗国际社会，也不能让它继续践踏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这就是为什么必须采取《宪章》第七章规定的适当措施，以保证安理会决议，特别是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

我们呼吁采取《宪章》第41条规定的制裁，来对付一贯不遵守《联合国宪章》，特别是第25条的本组织任何成员国，谁也不能指责我们太强硬，不顾现实，何况第41条并不包含使用武力的意思。第25条则规定：

“联合国会员国同意依宪章之规定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之决议。”

我们请求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措施，保证一个会员国执行安理会的决议，谁也不能说我们不妥协，因为这个会员国用它的武装部队，对本组织拥有主权的成员国进行侵略，对纳米比亚和南非两国人民推行罪恶的政策。

(布隆迪)

非洲国家集团了解情况的严重性。因此，我们紧急呼吁国际社会促成纳米比亚的真正非殖民化。我们特别呼吁安全理事会的西方成员国，因为他们是一九七八年四月十日 S/12636 号文件内关于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建议的提案国。

我在非洲国家联系小组和五个西方国家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过，我们共同努力满足纳米比亚人民的愿望，始终充满着信心。的确，西南非民组、各前线国家、各非洲国家和联合国其它会员国经过一段时期的思考和犹豫之后，决定承担严肃的责任，把纳米比亚真正的非殖民化这么一件重要而棘手的事情完全交给安理会处理。西南非民组是纳米比亚唯一真正的解放运动，它遭受到南非设在纳米比亚的非法管理当局最凶残的迫害。要不是你们向西南非民组正式保证过，你们建议的折衷办法一定会成功，西南非会组绝对不会接受你们的建议。各前线国家不断遭到南非政权无缘无故的武装侵略。这些前线国家要不是相信你们对适当执行方法的正式保证是靠得住的，他们决不会赞成那个解决计划。

所有其它非洲国家和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国要不是相信你们的信誉，相信你们对纳米比亚真正非殖民化进程有不可改变的决心，也就不会赞成你们建议的解决办法。不过这种信誉和信心不仅是感情用事，我们认为，其基本原因是你们有能力对南非政府施用决定性的压力。事实上，联合国各有关报告都指出，你们几个国家和南非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因此，你有真实的理由利用你们几个国家和南非之间存在的特别关系，叫别人接受你们的意见。

西南非民组、非洲集团和本组织所有其它成员国接受你们的建议，并不是相信南非种族主义政府；这个政府不断违反安全理事会和大会要求它撤出纳米比亚，结束丑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各项决议。

你们几个国家享有信誉，不只是因为你们有能力重新审查你们同该政权在经济和其它方面的关系，还因为事实上你们这个国家集团当中有三个国家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你们的建议现在已经成为安理会的建议，如果南非不肯接受，就可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采取第七章、特别是第 41 条规定的措施，而不用担心

安全理事会其它两个常任理事国会使用否决权。

此外，西南非民组、非洲集团和本组织其它成员国赞成五国指出的道路，是因为我们得到保证，说南非已经放弃图尔恩哈勒内部解决方案，特别是放弃属于图尔恩哈勒阴谋的一部分的内部选举；这个阴谋是反对纳米比亚国家和纳米比亚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的。

基于这些事实和保证，西南非民组、各前线国家、所有非洲国家和本组织所有其它成员国，冒险支持五国所定的道路。

假如没有这些先决条件，决不可能达成这种协商一致的意见。否则，在过渡期间让南非的军队和行政机构留在纳米比亚和沃尔维斯港等重要问题上，绝不可能得到西南非民组的合作。假如对五国政府没有信心，西南非民组及其朋友也绝不会表现得如此合作，特别在博塔先生的镇压部队干下了卡辛加大屠杀之后。因此，这五个国家对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负有特别责任。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却使它们的保证不能实现。我们必须接受清清楚楚摆在我们面前的后果，决定对这个损害五国信誉的政权进行制裁。使用否决权只能表示与整个国际社会谴责的那个政府同谋。

至于各非洲国家，它们决心对付南非的挑战，因为他们不能出卖纳米比亚人民，不能由此出卖世界上所有爱好自由与和平的人民。

主席：谢谢布隆迪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下一位发言人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科尼大使。现在请他发言。

科尼女士（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首先，我要表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衷心感谢获得这个机会，在安全理事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时发言。主席先生，我要趁安理会这次会议的机会，祝贺你荣任主席：这次会议的结果与纳米比亚人民的前途有直接的关系。你丰富的经验和元滑的手腕，标志着世界上最宝贵的外交传统之一，将帮助我们按照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决和真正独立成为统一的纳米比亚的深切愿望，作出决定。

尽管联合国尽力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真正独立成为统一的纳米比亚的合法愿望，但是，南非拒绝从纳米比亚撤走其非法的行政当局，因此，自从一九六六年以来，联合国一直在处理纳米比亚问题。南非拒绝撤离纳米比亚，因为它打算继续掠夺纳米比亚的资沅，野蛮地剥削纳米比亚人民，为目前控制着南非而奉行种族主义的南非欧洲人谋利益。南非拒绝从纳米比亚撤走，因为它企图维持残暴的种族歧视制度，以遂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少数政权掌握权力的非法野心。

纳米比亚人民已经忍受了五十多年的折磨，但是，国际社会始终以软弱的态度，企图劝说残暴的侵略者和剥削者改邪归正。

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的真正解放运动，即西南非洲人民的组织（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展开争取国家完整的斗争。武装斗争从一九六六年就开始，其原因是非法占领政权完全蔑视纳米比亚爱国人民争取自决、自由和国家独立等不容剥夺权利的愿望。纳米比亚人民在斗争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许多纳米比亚爱国人民被迫流亡、被拘押、被拷打、被残杀。

南非疯狂地实行镇压，将纳米比亚军事化，组织部落的军队专替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分子进行可耻的勾当。同时又利用纳米比亚作为基地，对爱好和平的邻国展开侵略行动。

一九六七年，大会创设了纳米比亚理事会，来管理纳米比亚直到它独立为止。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

十几年来，纳米比亚理事会一直充分参与动员国际政治舆论，迫使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政权撤走。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努力情形，现在已是众所周知。它与西南非民组合作，致力促进纳米比亚的事业，并提供援助，以便纳米比亚对非法占领政权进行斗争。

有些国家努力，利用国际谈判，使纳米比亚问题得到解决，使人满怀希望，以为会在联合国的监察和监督下举行选举，并从该领土撤走南非的非法行政机构，从而元满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谈判已经拖了很久，它是以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385 (1976)号决议和大会与安全理事会所有其他有关的决议为基础的。

国际谈判起落不定，使联合国的方向也游移不定，今天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否与安全理事会第 385 (1976)号决议所说的立场或一九七八年四月十日 S/12636 号文件所载的正式建议大致相同，还有疑问。

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非常努力，比勒陀利亚政权却疯狂采取不妥协的态度。采取这种不妥协的态度，还用极端狡狴的手段来掩饰，竟然宣布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扑朔迷离的一项政治声明。南非政府宣布接受五个西方国家提出的建议，赞同一项国际上接受的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办法，同时宣布按照计划进行内部选举，以便选出它所内定的傀儡，充当纳米比亚领导人。这种公然自相矛盾的举动又一次证明南非政府毫无诚意，只想玩弄阴谋罢了。

比勒陀利亚政权一方面宣布愿意谈判，以谋达成一项国际上接受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又一再告诉愿意听它说话的人，它绝不会让西南非民组通过纳米比亚的普选取得政权。这种说法妙就妙在南非一方面否定西南非民组的存在，一方面却承认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愿望的力量和代表性。

现在我们走到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哪一条路是走向南部非洲和平的路呢？是联合国坚持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385 (1976)号决议和大会与安全理事会其他决议所表明的原则立场的呢？还是向比勒陀利亚政权强迫接受的计划妥协投降的路呢？比勒陀利亚既不妥协，联合国现在非保持坚定的立场不可，如果软弱，事后必然自食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

恶果。除此以外，别无他途。如果承认在南非非法行政机构控制下举行的选举，就等于使炮制出来的冒牌领导人变成合法化。这些冒牌领导人将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羽翼下，被利用来加强它对纳米比亚的新殖民主义的控制，并对南部非洲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

纳米比亚各种真正的力量都已经谴责和拒绝南非的阴谋。西南非民组主席萨姆·努乔马先生已宣布，S/12902号文件所载的声明出卖了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真正自由和独立的斗争。西南非民组付主席已在温得和克详细说明了西南非民组的立场。他说，十二月的选举是南非挽回面子的办法，目的是使南非可以退出整个解决计划，使人误认为这个计划，以后是联合国同纳米比亚作弊选举炮制出来的傀儡之间的问题。

西南非民组表示的意见和纳米比亚六大教会的三十名代表在一个会议上表示的意见相同。他们给南非总理的一封公开信说：

“我们了解很清楚，如果纳米比亚今年举行选举，联合国和大部分政党不会参加。许多流亡的人和政治犯也无法参加。现在纳米比亚内外人士已经表现极其失望和忿怒，我们看不出这样怎能丝毫减轻此种情绪。”

安全理事会进行审议时，必须铭记纳米比亚最真实的政治力量所说的话。

纳米比亚理事会遵照联合国各项决议，响应纳米比亚真正力量的呼吁，将继续努力，支持统一的纳米比亚实现自决和真正独立。

主席：名单上下一位发言的是西南非人民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安理会是依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他发出邀请的。请古里拉布先生发言。

古里拉布先生：主席先生，我非常感谢你和其他成员国给我这一机会，再次针对纳米比亚这个老问题，在安理会发言。

各位还记得，西南非民组主席，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纳米比亚广大群

(古里拉布先生)

众的全国领袖萨姆·努乔马同志，今年曾两次——七月二十七日和九月二十九日——就这个问题在庄严的安理会发言。

现在，由于纳米比亚当前的局势十分严重，安全理事会面临的挑战，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刻更为巨大。同时，安理会肩负一项集体的历史性任务，必须确保坚决地面对这项挑战，并彻底予以克服。主席先生，大家期望你用敏锐的眼光和勇敢的态度来完成你沉重的领导责任。我们祝你顺利，并且希望和深信历史上会记载这次辩论的成果。

主席先生，我们相信你会适当应付难局，因为目前的关键是联合国本身的权力、信誉和存在，尤其是安全理事会作为在乱世中维持和平、安全、法治的最高机构的能力，面临着根本的挑战。

这种根本的挑战所表现的方式，是比勒陀利亚法西斯主义者继续不肯妥协、不断地违抗和顽固地拒绝接受和服从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和要求。

这种日益严重的对抗局面里，争执的原因是纳米比亚和处于殖民统治下的纳米比亚人民的问题，而联合国对纳米比亚和它的人民已负起直接的特别责任，直至它取得自由和独立为止。

安理会已经通过了许多决议和决定，在现阶段不必再次申明中心问题是被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民饱受我国历代种族主义政权的迫害，已经太久了，他们不容剥夺的权利和合法利益都被彻底抑制。今天，清一色白人的南非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集团在纳米比亚悍然维持非法军事占领的残暴政权。

现在举世公认，甚至平常态度执拗的一个集团也公认，这个政权绝对没有任何法律、政治或道义上的理由，以任何方式或形状，赖在纳米比亚不走。

联合国今年花了大半时间来研究和致力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今年到目前为止，安全理事会、大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都举行了多次会议，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和其他国家组织和国际组织都表示关切，这活生生地证明南非对联合国和纳米比亚人民继续抱着不妥协，抗拒和敌视的态度，国际社会对此感到忿怒和失望。

(古里拉布先生)

在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进行一般性辩论期间，发言的人纷纷反映出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严重局势的关切和忿怒。人人都深切关怀。人人都要求本组织主管此事的政治机构采取某种行动。现在，正如俗语所说：算帐的时候到了。

安全理事会现在已到了应当按照《宪章》规定关于维持和平与安全责任，考虑采取《宪章》规定的措施，有效处理纳米比亚当前危险局势的阶段了。我们经过深思后，认为现正必须采取行动，采取坚定果断的行动，不能吊儿郎当，只顾私利，只求设法逃避联合国一再提出的明确要求。

我们为了提醒各位，想指出安理会已经作出的一些决定，以便说明南非如何一再抗拒本组织的决定，拒绝执行本组织的决议。这样就可以说明，为什么现在需要的是行动，不是空洞的承诺。关于这一点，我们只提纲挈领地引述圭亚那外交部长杰克逊同志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担任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时针对纳米比亚问题所说的话：

“一九六八年，获得一致通过的第246(1968)号决议，要求南非政府采取某些具体步骤。安理会决定，如果南非不遵行决议的规定，它：

‘将立即开会决定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采取有效步骤或措施。’不出所料，南非拒绝遵行这个决议。因此在通过第264(1969)号决议时，除其他事项外，特别要求南非“将其管理机关立即撤出该领土”，安理会再度承诺，如果南非不遵行这个决议，立即开会。同年稍后，安理会谴责南非拒绝遵守第264(1969)号决议，重申要求南非撤出纳米比亚，并规定一九六九年十月四日为限期。安理会再度宣称，如果南非拒不遵守这项决议的规定，安理会就打算立即开会。但在一九七〇年一月和七月开会时，南非仍是不肯遵行，在这些会议上，安理会对于采取决定性行动迟迟拿不定主意。

“一九七二年二月，当安理会在阿的斯阿贝巴举行历史性的会议时，在关于纳米比亚的第310(1972)号决议里决定：如果南非拒绝遵行该项决议规定，安全理事会：

(古里拉布先生)

“ . . . 将立即召集会议，按照《宪章》有关各章，决定有效措施，确保’——我强调‘确保’这个字眼——本决议的迅速完全执行”。

“在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和今年”——就是一九七六年——“早些时候，安理会又讨论了纳米比亚问题，这就足以证明南非继续蔑视安理会、漠视本组织的决定，并完全不顾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意见。这件事也雄辩地表明了我們根本无法‘确保’南非遵行我们的决议。” (S/PV. 1962, 第4和第5页)

当时杰克逊同志又说：

“我们现在根据今年一月获得一致通过的第385(1976)号决议召开会议，正是南非的顽固态度造成的。因为谁也不能认真地以为，第S/12180号文件所载关于在图尔恩哈勒举行的所谓制宪会议的这种废话，就是对第385(1976)号决议的明确规定的适当答复，假如这真的也算是一种答复的话。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何去何从？在这方面重提以下的老话可能是适当的，那就是：归根结蒂，纳米比亚人民必将在他们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从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压迫者手中夺取自由。但是安理会、纳米比亚理事会、整个联合国乃至所有进步和爱好自由的人民，都有协助纳米比亚人民进行合法斗争的责任。此外，还有通过双边努力给予支持的余地，特别是由南非当局以为是它自己的盟友的国家来提供支持。这一切努力都有相互作用；但它们却不是互相依赖的。履行义务与责任可以是相辅相成的，只要这些努力都是出于一个主要的动机——纳米比亚的自由和独立。

“从安全理事会的观点来看，我认为有必要查看一下它自己就纳米比亚问题所采决定性行动的记录。” (同上, 第5页)

我们要在下面再举几个例子。

(古里拉布先生)

“一九六九年，安全理事会认为，南非继续非法行留在纳米比亚，是：

‘ . . . 有害该领土人民的利益及国际社会的利益’的。(第 264 (1969)号决议)

一九七〇年，安理会认为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已经：

‘ . . . 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权益有严重后果’。(第 276 (1970)号决议)

一九七一年，安理会面对着南非轻蔑违抗的态度，宣告：

‘ . . . 南非政府倘再拒绝撤出纳米比亚，即可能造成有害于维持该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局势’。(第 301 (1971)号决议)

一九七二年，安理会又稍进一步，它认为：

‘ . . . 南非政府违抗联合国有关决议以及联合国宪章，继续占领纳米比亚，造成了危害该区域和平与安全的维持的情况’。(第 310 (1972)号决议)

安理会在一九七三年，特别是在一九七四年，以为种族主义者不久会作出深远的变革，在这种乐观主义的鼓舞之下，又怀着一点希望审议了纳米比亚问题，但在这几年中同南非进行的对话”——同目前一样——“实质上只是对牛弹琴而已。”(同上，第 6 页)

在这段期间内，而且从那时起，南部非洲确实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民族解放的革命力量打败了葡萄牙殖民主义，在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安哥拉开辟了一个自由的新纪元。这样一来，彻底消除了保护着种族主义者的这个军事和心理上的缓冲地区。这个新局面创造出大好的形势，有利于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的民族解放运动。

一九七五年六月，当安理会辩论纳米比亚问题时，有些代表设法指出纳米比亚这场悲剧真正大到什么程度。鉴于这出悲剧，他们努力说服安理会按照宪章第七

(古里拉布先生)

章采取行动。但是，他们的努力却惹来一个三重的否决——就是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否决。当时所提出的理由如下：当时的法国代表——现在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外交部长——说，法国代表团不同意的是：

“ . . . 有些人认为，纳米比亚的情势属于宪章第七章或那一章某一条的范围以内。” (S/PV. 1824, 第 27 页)

后来，当时法国大使德吉兰戈解释他投反对票的理由，他说，法国代表团并不认为

“ . . . 纳米比亚当前的情况危及或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概念。

(S/PV. 1829, 第 42 页)

当时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斯卡利大使说：

“根据纳米比亚局势来看，我们很难确定，从宪章的意义，来看国际和平与安全现在受到威胁。” (S/PV. 1825, 第 21 页)

接着，他又指出

“ . . . 运用强制性制裁是不适当的，这种制裁是专为应付和平的威胁。”

(同上, 第 22 页)

联合王国的艾弗·理查德大使十分肯定地说：

“ . . . 我国政府不认为纳米比亚的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一种威胁 ” (S/PV. 1829, 第 9 页)

一九七六年十月，安理会又就纳米比亚问题举行另一次会议。那次辩论结束时，这三国又加以三重否决。所提的理由还是不变，并说当时的局势尚未威胁到和平与安全，因此劝西南非民组和我们朋友们忍耐和保持理智。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安全理事会举行第二〇八二次会议，当时外交界人士对纳米比亚问题的深入研究，已经超过十八个月。

在此以前，新闻界把局势形容为“纳米比亚问题的突破”。一般人都满心欢喜，态度乐观。我们和别的人都提醒大家小心，指出南非在纳米比亚所作的反面镇压行

(古里拉布先生)

动。在这整个时期，南非对于在联合国监察和监督下举行自由公平选举和纳米比亚彻底独立的基本问题，始终不守信誉，毫无诚意。

安全理事会五个西方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在百忙中抽空参加了安理会这次会议。会议在满怀希望的情况下结束，尽管意见并非完全一致，但是通过了两项决议。安全理事会在第432(1978)号决议里坚持我国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重申沃尔维斯湾是纳米比亚一个组成部分。安理会在第431(1978)号决议里，除其他事项外，请秘书长“尽早提出报告，载列他”关于按照第385(1976)号决议执行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意见”。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十九日之间，展开了各项努力，包括指派联合国特别代表马尔蒂·阿提萨里先生和他的同事前往纳米比亚进行一次调查。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秘书长提出了报告。

这些事情不必在安理会逐一详细叙述。只要说明在安理会在九月二十九日开会的时候，一切毫无根据的喜悦和乐观都烟消云散。南非露出了真面目，拒绝了秘书长最后确定的报告，反而准备在纳米比亚片面筹办非法的选举，并加速进行这方面的各种筹备工作。因此，南非已准备好此后与联合国对抗，并与在先锋队西南非民组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对抗。

现在我们想集中讨论我们认为在现阶段十分重要的事项。首先，我们要谈谈安全理事会五个西方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在安理会的发言。安理会于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开会时，五国外交部长又全部出席。全世界都认识到，南非的所谓领导人和发言人已经决定“单独行动”。

五国外长的发言都有共同之处。一方面，他们希望重申五国政府仍然决心确保早日成功地执行基本上由他们创制出来的独立计划，他们向有关各方保证尽力进行斡旋，以加速这个进程。他们相信，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可以作为整个南部非洲建立和平的榜样。

(古里拉布先生)

另一方面，五国外长郑重提出了有力的警告，劝南非统治者不要坚持“单独性”，虽然其中没有暗含威胁之意。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长说：

“我们不能相信，南非政府同我们一起走了很长的路之后，现在会离开这个途径，而决定反对一个垂手可得的、在国际监督下的和平解决办法。”

(S/PV. 2087, 第 10 页)

“南非共和国国内任何人都不能忽视这种做法必然产生的后果。”(同上)

法国外长也说：

“南非共和国……如果不是想找一个假的借口来搪塞，就不能再拒不接受国际认为可以接受的一个解决办法。”(同上, 第 14 页)

接着，他正式向南非呼吁：

“……不要把一个注定失败的内部解决办法强加于纳米比亚，而决定同联合国合作，使纳米比亚能够跻于独立国家之列。我十分郑重地请它不要作出一个选择，而使自己在国际社会中陷于悲惨的孤立地位。”(同上, 第 15 页)

美国国务卿万斯先生进一步说：

“南非采取的单方面行动，例如决定在纳米比亚进行选举，是不能得到承认的，也不会产生在国际上具有任何合法性的政治过程。”(同上, 第 16 页)

他接着说：

“因此，在这个时刻，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坚决努力劝告南非说，同联合国协力执行我们所通过的决议，而不容许回到过去暴力行为和孤立日益增加的局面，最合乎它本身的利益，也最合乎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同上, 第 16 页)

最后，他说：

“我们呼吁南非重新考虑它的立场。”(同上)

联合王国的欧文博士贴切地说：

(古里拉布先生)

“如果安全理事会需要在十月底开会，我国政府的对策将取决于南非新政府今后几个星期表现的态度。我们不是出口威胁，但如果眼前没有解决的办法，安全理事会又得再度开会，局势就会十分严重，南非政府对此不应低估。我们在过去十八个月和今后几个星期都表现出合理积极的态度，但南非的任何人不要看错我们这种态度后面的决心。南非现在要作出决定。非洲其余的国家和全世界通过这个决议，就是表明它们要走的路。”(同上，第19页)

五位外长中最后发言的是加拿大外交部长贾米森先生。他以同样的语调总结说：

“因此，我再度呼吁南非政府和纳米比亚那些赞成这条错误路线的人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西方国家的代表和我完全愿意尽一切力量来排除必须克服的困难。若是抛弃长期谈判取得的积极成果，盲目走进另一个对抗的时期，那就再荒唐不过了。我相信有关各方都还有相当的诚意，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同上，第21页)

总括而言，我们已经指出以下各点：

第一，我们已经确认，目前的僵局，是南非继续采取顽固、反抗和不服从的态度所引起，对联合国的权力和生存，尤其是对安理会的职权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第二，我们已经注意到，大家异口同声极力谴责种族主义夺权者，本组织绝大多数成员国也坚决反对他们利用一个顽固的、非法的军事占领政权，在纳米比亚推行镇压措施和行动。

第三，我们列举了一些确切的例子，清楚说明联合国如何努力劝说南非合作，但完全失败。

第四，我们也赞扬革命解放部队在以前法西斯主义葡萄牙的非洲殖民地取得令人鼓舞振奋的胜利与成就，以及它们为我们在纳米比亚的斗争所创造的有利条件。

第五，我们还提到安全理事会的西方常任理事国反对大多数成员的要求，两次投下三重否决票，这种行动使安理会无法执行《宪章》赋予的职务和责任。

(古里拉布先生)

第六,我们也谨慎地解说了大家熟知的经过大力宣传的西方外交倡议,及其引起的不满和后果。

第七,我们最后设法引述西方国家的官员,特别是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安理会辩论纳米比亚问题时,五国外交部长说了又说的话。

刚才回顾的十年中,西方国家对非殖民化问题一直采取骑墙政策,丝毫不加过问。它们即使过问,也是为了阻碍某个提议的行动路线,更糟糕的是投反对票。它们始终是同南部非洲的少数政权紧密地、明确地站在一边。

去年,它们首次采取主动;这项行动与其说是友善的姿态或支持纳米比亚解放,无宁说是一种老谋深算、自私自利的计策。虽然如此,我们都参加了试探性会谈和予期会谈,最后并参加在纽约和非洲进行的谈判。

等到安理会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并在决议里赞同秘书长的报告,这项辛辛苦苦提出的倡议,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执行的阶段。我们知道,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都预料这个阶段将于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后三周内开始。但是,南非再次暴露了真面目,拒绝秘书长的报告里扼要说明的计划,决定利用假的选举,来实行内部解决。想抬出所谓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等内奸和傀儡,作为纳米比亚的实体或行政当局。因此,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无法展开工作。

我们认为,随后在十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举行比勒陀利亚首脑会议,除别的事项外,其目的在劝说种族主义者不要走那条路——内部解决的路、片面宣布纳米比亚独立的路。结果,安理会五个西方成员国的外长反而默许这项我们认为非法的片面行动——尽管第435(1978)号决议说,这是完全无效的。不过,实际上,今年十二月以前,纳米比亚将出现后果严重的政治局面,目前却有人要求联合国和绝大多数的纳米比亚人民赞成并合作进行这出滑稽剧和犯罪行为,这样一来,就会损害联合国的立场,破坏纳米比亚的解放斗争,纳米比亚人民的所有发言人和领导人,从西南非民组以至教会领导人和各爱国力量,甚至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用的团体,都谴责和反对南非在纳米比亚问题上采取单独行动的路。因此,西南非民组说“不

(古里拉布先生)

行”。

南非不能忽左忽右。布尔人尽管假装否认，实际已经选择对抗的路，拒绝接受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和秘书长关于执行联合国计划的报告。那么，按照推测，他们把图尔恩哈勒民主同盟的所谓内部领导人扶植起来以后，一定愿意同联合国合作。

我们知道一定是图尔恩哈勒民主同盟。那个集团是非法政权一手炮制的。它同比勒陀利亚的主子的有着密不可分的利害关系，也不能脱离比勒陀利亚的主子而独立。迪克·马奇是图尔恩哈勒民主同盟狡猾的种族主义领导人，也是“内部领导人”将来必然的头目。上星期他才说过：

“图尔恩哈勒民盟认为，应让领土的人民在不受任何方面”——这很明显指联合国——的干予和威吓的情况下，选举他们自己的领导人；“我们觉得，按照瓦尔德海姆的建议，这是不可能的。”

南非也说过同样的话。当地的殖民官斯坦也说了同样的话。我们听人家说的诚意或决心在那里呢？在这种情况下，纳米比亚丝毫不可能在联合国监察和监督下举行选举。整套战略在于阻止西南非民组掌握政权，尽管赢得自由、公正和民主的选举，也是如此。

基于这些理由，我们认为比勒陀利亚的联合声明不恰当，不但它违反了协议的执行纲领，并且倒退。因此，我们不能接受，并且彻底反对。它毫无新颖之处。有人劝我们忍耐，保持理智，却让南非在纳米比亚着手推行它的新殖民主席阴谋。国际社会，尤其是安理会，以及纳米比亚人民，必须正面对付南非抗拒联合国的权力和不遵守有关纳米比亚的决议而造成的现实局势。

认真地说，今天确实能够有谁公正而诚恳地坚持立场说，纳米比亚当前的局势并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西南非民组深信，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该政权施行的压迫和镇压，利用纳米比亚对我们爱好和平的邻国一再发动罪恶的侵略行动，发展核武器，为该地区制造灾难，最近又抗拒安全理事会的指示等，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

(古里拉布先生)

来说，这些都明确地在纳米比亚造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我们促请安理会援引第七章的规定，即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关于这一点，我们衷心支持非洲集团所提出并经非洲集团主席布隆迪代表提到的工作文件，请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予以考虑。

只有执行这种制裁，并加强武装斗争，才能最后创造所需的有利条件，迫使比勒陀利亚的统治集团认识到国际社会的集体力量。然后，我们才能谈到执行的问题。西南非民组认为，第435(1978)号决议和秘书长的报告是以谈判方式把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基础。我们必定继续同秘书长、他的特别代表和其他有关各方合作，寻求一个基础，以便在适当时机迅速执行。同时，我们认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必须继续履行它的责任。大会必须处理纳米比亚问题，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必须继续进行。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的所有计划和方案必须扩大和加强，以促进纳米比亚人民对解放斗争所作的努力。

这就是我们的观点和信念；这就是我们的承诺和决心。归根结底，采取行动的责任在于安理会各成员国。鉴于南非的抗拒态度造成当前的局势，鉴于纳米比亚的妇孺老弱在呼唤哀号，要求正义与解放，安理会全体成员的良心驱使它作出唯一的正确决定：援引第七章的规定对付南非。

把斗争进行到底。

主席：谢谢古里拉布先生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午二时零五分散会。